

第一章 皇上失憶了

殿內的熏爐裡燃著香，不算濃烈，絲絲縷縷的煙霧嫋嫋上升，漸漸消散在空氣中，整個寢殿寂靜無聲，宮人們垂手而立，大氣都不敢出一聲。

花嬫僵立在屏風旁，聲音雖輕卻帶著一股子不敢置信的意味，「你的意思是說，皇上他跌了一跤，把腦子給跌壞了？」

老太醫輕咳了一聲，糾正道：「回娘娘的話，皇上不是跌壞了腦子，而是忘了一些事情，其他的都無甚大礙。」

「這還叫無甚大礙？」花嬫不自覺提高了聲音，「他什麼都不記得了！」

老太醫乾巴巴地道：「也不能這麼說……皇上還是記得許多事情的。」

他只是忘記了一部分，而這一部分裡面又包括了花嬫，確切來說，所有關於花嬫的事，他都忘得乾乾淨淨。

花嬫甚至懷疑有人給周璟施了什麼邪術。

老太醫看她神色不好，斟酌著勸道：「皇上這病來得莫名，說不定過些日子就想起來了。」

花嬫道：「治不好嗎？」

老太醫面露難色，「下官行醫多年，也曾見過人得了這離魂症，但要說治，還真沒有什麼應對的良方。」

花嬫黛眉輕蹙，「這樣說來，這病是好不了了？」

「倒不能這麼說，」老太醫安慰道：「也有一些人是自行恢復的，況且皇上的症狀並不算嚴重，說不定哪一日就想起來了，娘娘是不知道還有更嚴重的病人，所有事情都忘光了，連爹娘和自己都記不起來，那才叫麻煩呢。」

花嬫並未因此而寬下心來，實話說，她一點也不關心別人如何，她隱約有一種不好的預感，如果周璟真的忘記了她，那麼……他曾經答應的那件事情還作不作數？空氣中彌漫著若有若無的清苦藥味，明黃的床帳被打起，床上坐著一個男人，正是當今天子周璟，他穿著寢衣，面容蒼白，看起來有些微的疲態，卻依然不減俊美，讓人想起白色的玉，並不怎麼溫潤，倒從裡頭沁出些許涼意來。

他生了一雙桃花眼，淡淡地掃過花嬫，然後落在那老太醫身上，問道：「朕的病情如何？」

周璟的聲音很是平靜，彷彿問的不是自己，而是其他什麼不相干的人一般。

老太醫被他這淡定的姿態影響了，也略略鎮靜下來，恭恭敬敬地答道：「回皇上的話，經過老臣的調理，皇上的外傷已無大礙，仔細靜養幾日即可，至於失去的一些記憶，皇上吉人天相——」

他還未說完就被打斷了。

「無妨。」周璟擺了擺手，隨口道：「既然能忘記，想來應當也不是什麼重要的事。」

花嬫的心驀然一沉，正在這時，周璟忽然抬眼看向她，他的眸色很深，幽如子夜，卻藏著逼人的銳意，問道：「妳是後宮裡的嬪妃？」

任誰都能聽得出他語氣中的生硬意味。

花嬫緩步上前，眼波微轉，面上笑吟吟道：「回皇上的話，臣妾是。」

周璟不客氣地道：「朕不記得妳，妳叫什麼名字？」

花嬫微微垂下眼瞼，答道：「臣妾娘家姓花，單名一個嬫字。」

周璟聞言一愣，道：「妳是花家的人？」

「正是。」

周璟皺起眉，那眼神中透著些打量和審視的意味，像是極為不解，「朕為何會納妳為妃？」

是啊，怎麼會納她為妃呢？花家好幾個適齡的漂亮貴女，有溫柔可人者，才貌雙全者，花嬫連排都排不上號，偏偏就只有她嫁給了周璟。

面對天子的疑問，所有人面上都露出些許尷尬之色，就連老太醫也忍不住朝花嬫投來憐憫的目光。

反倒是花嬫頗為鎮靜，面上仍舊帶笑，「大概是因為皇上喜歡臣妾吧。」

這話膽大露骨，令人側目，周璟的神色微怔，眉頭緊緊皺起，像是並不相信，卻又無從辯駁，他沉默片刻，彷彿在思量著花嬫究竟是何許人，問道：「妳叫花五，是在花家排行第五？」

花嬫輕輕搖頭，糾正道：「映濃愁淺黛，遙山眉嬫。」

周璟聽罷，淡聲評價道：「輕浮。」

花嬫忽然笑了，微微側頭看著他，問道：「皇上知道這首輕浮的詞是誰人所作嗎？」

周璟漫不經心地道：「不知道，想來是什麼籍籍無名之人。」

花嬫眼中笑意不散，贊同道：「皇上說的是。」

她模樣生得好看，膚色如雪，青黛色的眉，尤其是一雙杏核眼，笑起來時眼尾微彎，眼波柔亮，容貌穠麗，彷彿工筆水墨畫一般氤氳染開，漂亮得驚人。

縱然是漠然如周璟，也下意識多看了幾眼，待他反應過來，又轉開視線，聲音變得更為冷淡，「朕要歇了，你們都下去吧。」

他俊美的面孔上露出些許倦色，像是疲倦，又或是厭倦。

天子下了逐客令，自是無人敢忤逆，花嬫與老太醫一前一後退出寢殿，回了自己住的碧梧宮。

眼下正是初夏時節，庭中種了一株玉蘭樹，此時枝頭綴滿了拳頭大小的花苞，如一隻隻雪白可愛的小鳥，羞怯藏身於青翠蔥郁的葉片下，好奇地探出頭來張望。

花嬫倚在軒窗前，手中把玩著一朵花苞，指尖纖纖，剝下一片花瓣來。

侍立在旁的貼身婢女憂心忡忡，道：「娘娘，皇上如今不記得了，您該如何是好？」

前些日子周璟說過會在這幾日下旨冊立花嬫為后，誰知事到臨頭了竟生出這等變故。

一想起那人全然陌生的眼神，花嬫就忍不住皺眉，早知道有今日，當初就該讓他寫個契書，摁個指印才好，倒省得陷入這不上不下的兩難境地。

御書房。

周璟將手中最後一本奏摺放下，按了按隱隱作痛的眉心，目光不經意落在御案的一角，那裡放著一卷黃絹，混在一堆奏本裡，不怎麼起眼。

他下意識拿了起來，道：「這裡怎麼會有朕的手諭？」

貼身內侍劉福滿愣了一下，答道：「皇上前些日子放在那裡的，說是讓奴才擇日宣讀。」

「擇日？」周璟神色透出些微的疑惑，但是很快他就知道聖旨的內容是什麼了。那是一卷冊立皇后的旨意，上面的花嬪二字寫得格外端正，筆跡熟悉無比，正是他親手所寫。

他準備冊立花嬪為后？

周璟皺著眉，思量頗久才動作徐徐地將聖旨收起來，問著劉福滿，「這花嬪究竟是什麼身分？」

劉福滿一怔，沒等他回話，周璟又用手指輕叩御案，聲音微沉道：「給朕如實說來，不要有半句假話。」

他初初登基，卻已有不小的威勢，劉福滿心頭微驚，連忙躬著身子答道：「回皇上的話，貴妃娘娘是太后娘家的人，您兩年前就納了她為側妃。」

「側妃？」周璟面露異色，「朕怎麼會納側妃？」

這我哪兒知道？劉福滿心中叫苦，納妃的人是您，又不是我。

好在周璟放過了這一椿，「繼續說。」

劉福滿想了想，遲疑道：「奴才聽說您從前是打算娶貴妃娘娘為正妃的，但是太后娘娘和先帝不許，只能作罷了。」

周璟皺眉，他心中莫名地湧起些許煩躁，興許是針對這句話，又興許是不喜劉福滿的態度，他淡淡道：「太后和父皇為何不許？」

劉福滿斟酌著措詞，隱晦提醒，「這……大概和貴妃娘娘的出身有些關係。」

周璟道：「她是花家的女兒，閻老的孫女，給朕做正妃應當綽綽有餘。」

劉福滿表情微有異色，小心道：「奴才聽說貴妃娘娘的身分有些尷尬，嚴格說來，她其實並不是花閻老的嫡親孫女，只是養在花家罷了。」

周璟覺得事情沒有這麼簡單，先帝反對也就罷了，可花家是太后的娘家，他要娶花家的女兒，於情於理太后都應當會贊同才對，為何就連太后也反對？

周璟望著手中這卷明黃聖旨，心裡思量著，他打算冊立花嬪為皇后這件事，太后知道嗎？在未曾失去記憶的時候，花嬪於他而言究竟是什麼樣的存在？

想到這裡，周璟腦中忽然閃過女子輕淺的笑靨，眸光清透，聲音溫軟道：「大概是因為皇上喜歡臣妾吧。」

周璟的眉頭皺起，喜歡？

他隱約記得自己確實有一個極喜歡的人，但他忘記那是誰了，難道真是花嬪？

原本周璟覺得失去的那些記憶對他而言並不怎麼重要，然而這個時候，他忽然發現自己錯了。

腦海中不知何時出現一抹纖細的影子，朦朧朧朧，卻無論如何也看不真切，惹得周璟生出幾分躁意，他扔下手中的朱筆，吩咐劉福滿，「去叫太醫來。」

劉福滿以為他哪裡不適，連忙奉命去了。

朱筆在宣紙上滾落開來，磕磕碰碰，留下一道蜿蜒的印子，下面隱約透著點墨色。周璟伸手拿起，卻是一張信箋壓在鎮紙下，那信箋上赫然是他的筆跡——郊原初過雨。見敗葉零亂，風定猶舞。斜陽掛深樹。映濃愁淺黛，遙山眉嫵。來時舊路。尚巖花、嬌黃半吐。到而今，唯有溪邊流水，見人如故。

「映濃愁淺黛，遙山眉嫵。」

「輕浮。」

「皇上知道這首輕浮的詞是誰人所作嗎？」

「不知道，想來是什麼籍籍無名之人。」

周璟：「……」

老太醫帶著藥僮走在宮道上，面露憂色，走幾步便歎一口氣。正值夏日，綠樹濃陰，朱色的宮牆上爬滿了薔薇，深紅淺粉，開得熱熱鬧鬧，他卻無心賞景，愁眉不展。

路過御花園時，忽聞亭內傳來一個女子柔柔的聲音，喚道：「姜院判。」

老太醫連忙住了步子，躬身行禮，「見過貴妃娘娘。」

花嫵道：「聽聞皇上召了姜院判，本宮頗為擔心，是不是皇上的病情有所加重？」

姜院判立即明瞭，答道：「回娘娘的話，皇上的離魂症並沒有加重。」

花嫵微微挑眉，「那姜院判這是？」

姜院判想了想，歎氣道：「皇上召見下官，是想問問如何恢復記憶，可下官之前也和娘娘您說過，離魂之症並無應對良方，只能慢慢等其自行恢復。」

聞言，花嫵微訝，「皇上想恢復記憶？他之前不是說不重要嗎？」

姜院判也有些納悶，「話雖如此，但於常人而言，少了一段記憶確實有些不便，更何況……」

花嫵面露疑惑，「何況什麼？」

姜院判斟酌著道：「皇上說，他還忘記了一個很重要的人……若真是如此，也難怪皇上想要記起來了。」

花嫵心下陡然一沉，卻仍笑著道：「本宮知道了，關於皇上的病情，還請姜院判多多上心，倘若有什么進展，不知姜院判能否派人告知本宮一聲？」

見對方答應下來，花嫵向他行了一禮，「那就多謝姜院判了。」

姜院判連忙擺手道：「娘娘折煞下官了，這都是下官的分內之事罷了。」

目送姜院判一路遠去，很快消失在宮道盡頭，花嫵良久不語，彷彿陷入沉思之中，直到一旁的貼身侍女綠珠輕聲提醒，她才回過神來。

「妳說，皇上他是不是把花想容也給忘了？」不等綠珠回話，花嫵忽地又笑了起來，「那可真是太有意思了。」

周璟那般喜歡花想容，喜歡到願意找個替身放在身邊心心念念著，彷彿天上的明月似的，卻沒想到有一天他竟會把心上人給忘了，真是造化弄人。

花嬾莫名其妙生出一點幸災樂禍的意味。

綠珠憂心忡忡道：「可皇上也不記得您了呀。」

「不打緊，」花嬾的心情突然變得頗好，慢悠悠地道：「我有的是時間和他耗。」當花嬾回到碧梧宮時，便聽見庭中傳來一聲犬吠，一隻黃毛狗兒顛顛地從裡頭奔出來，圍著她汪汪叫。

那狗兒生得十分高大，渾身的皮毛油光發亮，尤其是尾巴上的毛，蓬鬆厚實，好似一把豎起來的雞毛撢子，威風凜凜，生人見了都不敢靠近。

可牠在花嬾面前卻是一副傻憨樣兒，興奮地挨著她的裙襬來回轉悠，呼哧呼哧吐著舌頭，甚是活潑，美中不足的是牠的右後腿有些跛，走起路來一瘸一拐的，但即便如此也無損牠的威風。

一旁的內侍見了，討好地道：「方才還不高興呢，趴在地上不肯動彈，十頭牛都拉不動，偏見著娘娘就開心了。」

綠珠也笑道：「到底是娘娘一手養大的，就跟您最親。」

花嬾摸了摸大黃狗的頭，於是牠變得越發興奮，把個蓬鬆的大尾巴搖得呼啦直帶風。

她盯著牠，好奇地問：「倘若你哪天跌一跤，會不會也把我給忘記了？」

大黃狗不知聽沒聽懂她的話，只呼哧著舌頭汪汪叫了兩聲。

花嬾卻好像明白了牠的意思，笑咪咪地拍了拍毛茸茸的狗頭，幽幽歎了一口氣，「人不如狗啊，所以說還是你最好了。」

大黃狗：「汪！」

眾人：「……」

花嬾同大黃狗玩了一陣，外頭進來一名宮婢，走上前稟道：「娘娘，慈寧宮方才派了人來，太后娘娘請您過去一趟。」

花嬾聽了，把竹編的小球往庭外一扔，大黃狗雙耳豎起，汪地一聲飛奔而出，興奮地追著那球跑遠了，只留下一串叮鈴鈴的鈴鐺聲音。

花嬾低頭看了看自己身上玉紅色的襦裙，略一思索，吩咐綠珠道：「取那件遠山紫的衫裙來。」

綠珠有些疑惑，「娘娘從前不是說那件衣裳顏色太素了嗎？顯得人沒精神。」

花嬾卻道：「穿素點兒才好。」

她不止穿了素色的衣裳，還把金釵和步搖都取下了，只別了兩支白玉簪子，又往臉上施了些粉，看起來頗為蒼白，弱不勝衣，整個人的氣質倏然一變，從嬌麗的富貴花變作了柔弱的小白花，好似風一吹就要折了。

花嬾攬鏡自照，菱花鏡中的女子容貌精緻，杏眼含霧，遠山黛眉，眼角眉梢都透著一股子嬌弱，叫人見了便想捧在手中細心呵護起來。

她輕輕歎了一口氣，「怪道人人都喜歡花想容，倘若我是個男人，我也喜歡。」

綠珠道：「娘娘何必妄自菲薄？您的模樣比花六小姐好看多了。」

花嬾笑了笑，放下菱花銅鏡，道：「我哪裡妄自菲薄？我比花想容好看百倍，只是忽然覺得……」她說著頓了頓，若有所思道：「興許她的一些手段會很好用。」

見綠珠面露茫然之色，花嬾的神情漸漸變得黯然，失落道：「妳這樣，是覺得我比不上她嗎？也是，我自小就比不過她。」

綠珠聞言大驚失色，「奴婢絕不是這個意思，娘娘誤會了！您比花六小姐漂亮，又比她地位尊貴，哪裡會比不上她呢？」她一邊說著一邊要往下跪，「都是奴婢的錯——」

誰知她還沒跪下去就被一隻纖手攔住，花嬾笑吟吟地道：「哄妳玩的，我怎麼會因為這種小事就責怪妳。」

綠珠被她拉起來，仍舊自責道：「可奴婢確實傷了娘娘的心，明知道您與花六小姐不對盤，還一直說她……」

花嬾嘆息一笑，伸手戳了戳她的額頭，杏眼彎起，眼波如水般瀲灩，唇角微翹，道：「我是那種斤斤計較的人嗎？再說了，花六如今礙不著我什麼事。」

她又不是周環，沒必要把花想容時時刻刻放在心上。

因著換衣裳耽擱了些時間，花嬾到慈寧宮時已是天色將晚，她候在廊下，不多時宮人便前來引她入殿。

雖說太后也是花家人，但花嬾其實很少來拜訪，因為太后不待見她，所以她也懶得做熱臉貼冷屁股的事，索性就不來了，美其名曰：不打擾太后她老人家的清靜。今日太后破天荒頭一遭召見她，花嬾心裡琢磨著，應當是為著周環失憶的事，太后無子，周環是後來才養在身邊的，如今出了這麼大的事，於情於理她都該過問。

花嬾跟著那宮人入了殿，轉過屏風。

太后身著常服，倚在榻邊，正與一名宮婢說話，見她來了便止了話頭，正想說什麼，又上下打量她一番，開口道：「瞧著妳有些精神不濟，難道是病了？」

花嬾摸了摸臉，心想粉大概是撲多了些。

她福身行禮，面露憂色，輕聲道：「多謝太后娘娘關心，妾身沒病，只是因為擔憂皇上的病情，心中有些焦慮罷了。」

女子眉眼微垂，臉色憔悴蒼白，看起來慘慘的，彷彿沒休息好似的，太后便信了七分，原本想斥責的話也嚥回肚子裡，她雖然不怎麼喜歡花嬾，卻也不會過分苛求她。

太后命人看了座，花嬾謝過恩，這才挨著繡凳邊沿坐下。

「皇帝的病情，哀家也問過太醫了，說他只是忘了一些事情，不算特別嚴重，於身體沒有太大妨礙，妳也放寬些心。」

這大抵是她少有的溫和態度，花嬾應了，心道今日這一著算是走對了，不枉她又是換衣裳又是擦粉的。

「前幾日皇帝夜裡去上林苑跑馬，途中竄出一隻野兔，驚了馬兒，這才使得他墜馬。」太后說著，歎了一口氣，「皇帝自小性子就沉穩，從不和旁人打鬧，少有衝動的時候，怎麼這次竟會鬧出這樣的事情來？」

花嬾面上做出憂愁之色，心中卻百無聊賴地想著，那一日正好是花想容的生辰，說不定周環是對心上人思之如狂，不得抒發，只能跑去上林苑跑馬，誰知最後跌壞了腦子，還把心上人給忘了個乾淨。

確實太慘了，簡直是聞者傷心，見者流淚。

花嬪在心裡嘖嘖感慨，卻聽太后問道：「哀家聽說皇帝墜馬前去了碧梧宮，你們之間可是起過什麼爭執？」

花嬪聽著這話鋒隱隱不對，她略一思索，神色轉為懊惱，「都是妾身的錯。」

太后表情微肅，果然繼續追問道：「怎麼？」

花嬪眉眼微垂，面上浮現幾分失落，像是有些難以啟齒，「妾身愚笨，那日皇上提起花六小姐，妾身勸了幾句，誰知惹了聖怒，都是妾身不好，說錯了話。」

太后聞言沉默片刻，「這倒也不能全怪你，皇帝那拗性子……罷了。」說到這裡，她輕輕拍了一記大腿，「哀家就知道，那天是容容的生辰，皇帝偏巧去上林苑跑馬了，果不其然……」

花嬪作勢拭淚，弱弱道：「妾身萬不該惹皇上不快，招來了禍事。」

太后聽了，只好安慰她，「倒也不必這樣說，此事跟妳沒什麼干係。」頓了頓後又道：「事已至此，如今皇帝失了記憶，妳從前做的那些事，哀家都可以既往不咎，但是從此以後，妳在宮裡要老實本分，不要再生事端，明白了嗎？」

花嬪默默頷首。

太后見她聽進去了，這才滿意，態度也變得和煦起來，忽而想起什麼，吩咐宮人道：「去把那碟玫瑰松子糖拿來。」她又對花嬪道：「妳自入了宮就沒什麼機會回家，這玫瑰松子糖是花府裡那位老廚娘做的，哀家聽聞妳幼時極喜歡吃，就都帶回去吧。」

花嬪幼時確實喜歡玫瑰松子糖，只是後來她不喜歡吃了，然而太后並不知道。

她沒拂了太后的善意，帶著恰到好處的感激神色，謝了恩告辭。

離了慈寧宮，見著一行人朝這邊來，打頭那個身著深色常服，上以金線繡了蟠龍紋，頭戴玉冠，正是當今天子周璟。

「臣妾見過皇上。」花嬪行了禮。

周璟的目光落在她臉上，頓了一會才道：「病了？」

她抬手掩口，輕輕咳了一聲，「沒什麼，只是因為憂心皇上罷了。」

「憂心朕？」周璟想了想，道：「是憂心朕忘記了妳的事情嗎？」

這話就有些意味深長了，花嬪抬起頭望向他，天色已漸漸擦黑，男人的眸色顯得越發幽深，叫人看不清其中的意思。

對視一瞬，花嬪微微垂下眼，「皇上的話，臣妾不明白。」

「不明白？」周璟將這幾個字慢慢地念了一遍，像是在揣度真假，而後哂笑一聲，目光落在綠珠捧著的托盤上，「這是什麼？」

綠珠連忙垂首回話，「回皇上的話，是太后娘娘賜下的玫瑰松子糖。」

周璟看向花嬪，莫名問了一句，「妳喜歡吃這個？」

花嬪眼波微轉，道：「雖然喜歡，不過臣妾記得皇上愛吃，就借花獻佛一回，都送給皇上吧。」

解決了這碟玫瑰松子糖，花嬪的心情變得極好，帶著綠珠撤退了。

待到她們一行人遠去，周璟仍舊立在原地，問著劉福滿，「朕喜歡吃玫瑰松子糖？」

劉福滿跟著他的時間也不長，哪兒知道這個，但是貴妃娘娘都說皇上喜歡了，那就是喜歡吧，他順水推舟道：「可不是嗎？皇上確實愛吃這個。」

周璟又看了看那碟松子糖，心中湧起一種古怪的感覺，他雖然有許多事不記得了，但潛意識中，他並不喜歡這糖。

不是因為糖的味道不好，倒像是因為某個人……周璟陷入了沉思，究竟是因為誰呢？

第二章 腦中那個人

「娘娘對皇上真好，還記得他喜歡吃玫瑰松子糖。」綠珠跟在花嬪後面，語氣很是輕快，「皇上一定非常感動。」

誰知花嬪卻道：「其實我不知道他喜不喜歡松子糖，反正我不喜歡吃，但畢竟是太后賞賜下來的東西，扔了也不是，吃了又實在委屈自己，倒不如送給皇上，讓他吃去。」

「啊？」綠珠吃了一驚，連忙四下看了看，小小聲道：「那這不是……欺、欺君嗎？」

「反正他自己也不記得，」花嬪十分理直氣壯，想了一會，又道：「不過我記得花想容很喜歡這玫瑰松子糖，皇上從前還送過她，有道是愛屋及烏，心上人喜歡的東西，他大概也是喜歡的吧。」

花府老廚娘做出來的玫瑰松子糖堪稱一絕，兩指來寬的小糖塊，切得四四方方，色澤金黃如琥珀，上面沾了細碎的花瓣，裹著炒熟的松子，顆顆飽滿，一口咬下去，松子酥香，糖塊甜脆，那是花嬪幼時最喜歡吃的東西。

但她很少能吃到，因為花想容也愛吃，她是花府的嫡小姐，每次做好的松子糖大部分都送去了她的院子，沒人知道花嬪喜歡吃，興許他們知道，但不會在意。

有一年中秋，後廚做了不少玫瑰松子糖，用白瓷盤子裝著，給小姐少爺們做零嘴，花嬪難得有機會吃這個便想去拿，誰知被花想容攔下，她端著那滿滿一盤玫瑰松子糖，興致勃勃地說要拿去餵馬。

那時她正新養了一匹小馬駒，一邊說著一邊用隱晦的得意眼神看著花嬪，眉梢眼角都是挑釁——妳也想吃？可惜只有這一盤。

花嬪看了看她，又看了看那一盤糖，然後毫不留情地揮手打翻了，玫瑰松子糖在花想容的尖叫聲中散落一地，琥珀般的糖塊上沾滿了草屑灰塵。

花嬪站在臺階上，揚起下巴居高臨下看著她，道：「妳的馬兒應當不會計較地上髒吧？」

因著那盤糖，花想容哭了一個下午，花嬪也挨了罰，花太夫人讓她跪在院子裡，教訓她道：「在這花府裡，妳確實是小姐，但妳永遠不能和容兒爭，也不能和哥哥姊姊們爭，要低他們一頭，時刻小心謹慎，妳必須認清自己的身分和位置，明白嗎？」

花嬪跪在地上，垂著頭，向前攤開手心，沒有吭聲。

啪——

戒尺狠狠地落在手心上，霎時出現了一道紅印，花太夫人的聲音變得嚴厲，「明

白了嗎？」

年幼的花嫵疼極了，眼淚大顆大顆地滾落，小聲地吸著氣回答，「明白了。」

儘管如此，那時的她還是不明白，既然他們都不喜歡她，為什麼要把她接回來？其實她在外面過得很好，比花府裡要好得多，雖然吃的是粗糧雜麵，穿的是粗布麻衣，但至少不用去街頭行乞。

可在花府裡，她每天都像是在行乞。

受過罰的第二天，花太夫人派人送了一碟玫瑰松子糖來，花嫵坐在院子的小池邊盯著那碟誘人的糖看了許久，然後拿起來通通倒進池子裡。

才倒完，她就聽見了腳步聲，警覺地站起身子，循聲望去，看見不遠處站著一個十一二歲的少年，他穿著遠天藍的錦衫，眉目英俊，身量很高。

花嫵知道他，叫周璟，是宮裡的皇子，身分極尊貴，時常來花府作客，與那些哥哥姊姊們的關係很好。昨天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，周璟也在場，最後還是他出面哄好了花想容的，否則她怕是要從天亮哭到天黑去。

花嫵從未與他說過話，也不知他為何出現在這裡，她心中升起幾分警覺，在周璟靠近的時候下意識退了一步，然後看見他手中拿著一個小小的荷包，顏色粉粉白白，倒像是女孩子會用的。

周璟問她：「妳剛剛在做什麼？」

花嫵只盯著他，不答話。

周璟又轉頭去看欄杆上的白瓷碟子，上面留著糖渣，還沾了幾粒飽滿的松子，一看就知道盛過玫瑰松子糖。

她心中不禁懊惱，早知道就該和碟子一起扔掉的，讓這人看見了，說不定會去告密，叫太祖母知道了，還不知要怎麼罰自己呢。

花嫵心裡不住後悔，卻聽那少年遲疑地問：「妳不喜歡吃玫瑰松子糖嗎？」

花嫵繃著小臉，硬邦邦地道：「不喜歡了。」

奇怪的是，周璟彷彿有些困擾，他握緊了手裡的荷包，「昨天不是還想吃嗎？」

花嫵一聽，把眼睛瞪得圓圓的，不高興地道：「我什麼時候想吃了？誰想吃馬兒吃的東西？」

周璟立即點頭，「沒想吃，沒想吃。」

花嫵見他信了，心中這才舒坦了點兒，目光一轉，見他手中還緊緊捏著荷包，不禁問道：「你怎麼拿了個女孩兒的荷包？是誰的？」

周璟猶豫了一下，含糊著回答，「送人的。」

花嫵又好奇地問：「什麼東西，送給誰？」

周璟只好道：「是玫瑰松子糖，送給……」

見花嫵撇了撇嘴，周璟停頓了片刻，道：「送給一個妹妹的。」

妹妹，府裡只有一個妹妹，那就是花想容，她長得好看，人人都喜歡。

花嫵翻了一個白眼，不屑地哼道：「花想容不住這裡，你走錯地方了。」

她說完就撒腿跑掉，也不理會那少年的呼喊，一邊跑還一邊想，真膚淺，竟然喜歡花想容那種除了臉以外一無是處的人，真是白瞎了他那雙好看的眼睛。

那時的花嬪也沒想到，周璟這一瞎就瞎了小半輩子，真可惜。

慈寧宮。

見了周璟，太后十分高興，連忙讓人奉茶，待他坐定，她才關切問道：「身上還有沒有哪裡不適？可千萬要留心，叫服侍的人也警醒些，有什麼不好的，立即叫太醫來看。」

周璟都一一應答了，他雖不是太后所出，卻是她一手養大的，兩人母子情分深厚，周璟一向很敬愛她，鮮少忤逆，太后也有分寸，從不對他做出過分的要求。

母子二人說了些寒暄的話，看著太后溫和的神色，周璟心中忽然想起劉福滿的話。太后不喜歡花嬪，但他還是納了花嬪為妃，他竟會為了花嬪而忤逆太后，為什麼？周璟的動作不由停頓片刻，太后察覺了，問道：「怎麼了？可是這茶不好？」

「沒有。」周璟放下茶盞，道：「兒臣總覺得……忘記了一些事情，很是不便。」太后聽罷，歎了一口氣，「真是作孽，叫你碰見了這一遭事，不過忘了便忘了，人還是要往前看，說不定你過了這個坎，以後就順風順水、萬事太平了。」

周璟頷首，「母后說的是，往事不可追，當下才是重要的。」

太后舒了一口氣，欣慰地道：「你一向是個穩妥的，明白這個道理就好。」

周璟想了想，「雖說如此，但是有些事情忘了，卻又沒完全忘記，在心裡來來回回，總不是個事兒。」

太后似乎並不想接這個話，但又不能不接，猶豫片刻，才道：「什麼事情竟叫我兒如此惦念？」

周璟從善如流，「兒臣心中一直有個人，自醒過來之後，總覺得她十分重要，卻又想不起來，母后知道那是誰嗎？」

一聽這話，太后就面露難色，欲言又止。

周璟微微抬眼，「看來母后知道？」

話說到這個分上，太后如何否認？只能歎著氣道：「哀家是知道，不過哀家覺得你還是忘了她比較好。」

周璟追問，「為何？」

太后面露難色，道：「你們二人有緣無分，那人已嫁做人婦了。」

聞言，周璟一怔，隨即正色道：「母后的顧慮兒臣明白，只是有些事情並非是忘記就可以解決的，兒臣心中自有分寸，還請母后告知。」

太后無法，只好道：「是容容。」

驟然聽到這兩個字，周璟心中一跳，像是有什麼東西呼之欲出，卡在喉嚨處，只要他一張口，滿腔的情緒就會傾瀉而出，肆意奔湧。

太后還在兀自勸說，「容容出嫁也三載有餘了，哀家知道你喜歡她，只是你如今貴為九五，朝堂和百姓都在盯著，縱使有千般的喜歡，也要放下了。」

彷彿被兜頭潑了一瓢冷水，周璟心中的滾燙情緒倏然涼了下來，方才那種激蕩的心情消失無蹤，他語氣平靜地道：「太后說的人，是花想容？」

太后憂心忡忡道：「正是，你想起來了？」

周璟搖搖頭，在心底道，不對，不是花想容，他的記憶很清楚，他從未喜歡過花想容，這麼看來，就連太后都不知道他真正喜歡的人是誰。

思及此處，他心中一動，忽然想起另一個人來，女子巧笑嫣然，一雙漂亮的杏核眼，笑起來時眼尾微彎，眼波柔亮，容貌嬌麗，她似乎天生適合穿顏色鮮豔的服飾，骨子裡透著一種嬌氣漂亮，只是她今天穿了一件偏素色的衫子，不太襯她。

周璟的心思不自覺飄遠了，忽而聽見太后道：「你這怎麼也有玫瑰松子糖？」

他回過神來，順著太后的目光望去，落在一個宮人的手上，對方躬身捧著一個琺瑯描金瓷盤，上面擺著色澤誘人的玫瑰松子糖。

周璟答道：「是貴妃給兒臣的，她說兒臣喜歡吃。」

太后聞言笑道：「這孩子，哀家方才賞給她的，她倒機靈，順水做了個人情，討你的喜歡。」

周璟對這玫瑰松子糖實在沒什麼印象，不由微皺著眉，「兒臣不記得自己喜歡吃這東西。」

「怎麼會？」太后嗔道：「你從前還央求過哀家，說很喜歡吃，讓花府的老廚娘特意給你做過一次，你連這也不記得了嗎？」

周璟搖首，太后又道：「不過那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，那時你年紀小，忘了也正常，只是你鮮少向哀家要過什麼，所以哀家記得特別清楚。」

周璟略一思索，試探問道：「母后怎麼會特意賞這松子糖給貴妃？」

「哀家聽說她喜歡吃，幼時還因為要吃這糖哭鬧過，前陣兒花府派人送了禮來，就有這個，方才她在這裡，哀家順便賞了她。」

原來花嫵喜歡玫瑰松子糖，周璟心想，那她應當不是自己想的那個人。

周璟如今的記憶缺失了一大塊，變得零碎不堪，他記得的人和事很多，譬如花想容、太后，還有他的臣子們。

但也忘了一些，譬如他心中喜歡的那個人以及花嫵，這個女人就好像是憑空出現在他的生活中，讓他實在不習慣。

秉著知己知彼的念頭，周璟向太后打聽花嫵的來歷身世，至少他想知道花嫵是個什麼樣的人，他當初為何要納她為妃，甚至還想娶她為正妻。

「花嫵不是哀家兩位兄長的女兒。」太后皺著細眉，將手中的茶盞擱下，歎了一口氣，道：「這事兒你從前也是知道的，整個燕京都傳開了，人盡皆知，早八百年前的老黃曆了。」

周璟在記憶裡仔細翻找，也沒能找到半點關於花嫵的事情，就好像有一隻手把她從自己的腦海中抹去了，乾乾淨淨。

太后觀他神色便知他忘了，娓娓道：「哀家有一個妹妹，從前年少不懂事，受奸人引誘，與其私奔，三年後又被那奸人拋棄，她才獨自歸家，那時腹中已有了一個孩子，爹娘原是想讓她打掉，再另覓個好人家出嫁的，誰知一碗打胎藥下去，那孩子竟沒打掉，到底是生了下來，取了個名字叫花嫵……」

花嫵她娘自知令家族蒙羞，便帶著尚是嬰孩的花嫵離了家，去京郊的水雲庵裡住

下，直到她過世好幾年後，花嬪才被接回花府裡養。

出身不正，生母早逝，父親又不詳，可想而知花嬪在花府裡的日子不會那麼好過。太后歎了一口氣，道：「因著那些舊事，這孩子就被送到了我祖母身邊養著，祖母雖說有些嚴厲，但到底還是為了她好，生怕花嬪重蹈她娘親的覆轍，可誰知——」她像是意識到什麼，話頭戛然而止，岔開話題笑道：「這孩子頗有些調皮，小時候沒少讓祖母費神教導，好在現在長大了，也懂事些了。」

周環卻覺得事情沒有她說的那樣簡單，中間應當是發生過什麼事，以至於太后不肯啟齒。

他直接問道：「聽劉福滿說，兒臣從前還欲娶她為正妻？」

太后聽了，停頓片刻，像是在斟酌措詞，「是有這一齣，不過哀家和你父皇都覺得她的出身不妥，你父皇不點頭，你也不肯讓步，父子倆僵持了好長一段時間，後來不知怎麼，有一天你突然同意納她為側妃，這事就作罷了。」

突然同意……

周環若有所思地咀嚼著這四個字，見太后欲言又止，便問道：「母后還有什麼事情？」

太后猶豫片刻，委婉提醒道：「花嬪那個出身，雖然在花府裡養了幾年，但是祖母到底當不得爹娘，有些失於管教，這孩子心思頗活絡，人又機靈，你要防著她一些，知道嗎？」

這幾乎是明著說花嬪心機深沉，狡詐多端了，太后這般語重心長地提醒，周環只得默然頷首，「兒臣明白。」

告辭時，周環特意問太后，「兒臣如今記憶有些渾噩，擔心忘了什麼重要的事情，母后若是想起來，還麻煩告知兒臣一聲，免得耽擱了。」

太后想了想，道：「近日沒什麼大事。」

周環便知，立花嬪為后這件事情，太后是不知情的，他竟然在太后都不知情的狀況下寫好了立后的旨意，這就意味著他是打定主意要冊立花嬪了，甚至沒有與朝臣商量，誰都沒有得到風聲。

如此一意孤行，與他一貫的行事風格十分相悖，可聖旨上又確確實實是他的筆跡，周環不禁有些迷惑，為何一定要立花嬪為皇后？

他不是沒想過自己喜歡的人就是花嬪，但從他得到的種種訊息來看，他喜歡的那個人名字裡應當有個容字，討厭吃玫瑰松子糖，而這些花嬪都不符合。

「皇上，前面是碧梧宮了。」

周環停下腳步，抬起眼望向前方，宮燈在夜風中搖曳，不知不覺中，他竟然走到這裡來了，碧梧宮與乾清宮明明是兩個相反的方向。

初夏的夜間還有些涼意，風裡挾帶著不知名的植物香氣穿堂而過，庭中點了幾盞宮燈，暖黃的光暈在夜色中看著茸茸的，像是長了毛。

花嬪蹲在臺階上，拿著木梳給大黃狗梳大尾巴上的毛，油光水滑，又軟又順，她拍了拍牠的頭，笑道：「一人得道雞犬升天，你跟著我這麼多年，如今也是吃香

喝辣了。」

大黃狗吐著舌頭汪了一聲，一副傻憨樣兒，親暱地去咬她手中的木梳玩。

花嬪順勢將木梳扔出去，「絨絨，撿回來！」

大黃狗雖然瘸了腿，卻十分喜歡這跑來跑去的遊戲，聞聲而動，汪一聲就躡了出去，快得如同一道閃電，直奔那把木梳。

半人高的大黃狗氣勢洶洶，汪汪叫著跑出去，看起來十分兇猛，忽然間，只聽得院門口傳來一聲尖聲尖氣的驚叫。

「哎喲！」

意識到嚇著人了，花嬪立即站起身，吹了一聲口哨，命令道：「絨絨，回來！」

片刻後，大黃狗自昏暗的夜色中躡了出來，嘴裡還叼著方才那把木梳，得意洋洋地湊過來獻寶，搖著大尾巴求誇獎。

花嬪拍了拍牠的頭以示安撫，隨即看向院門處，「什麼人在那裡？」

一陣輕微的腳步聲響起，藉著宮燈昏黃的暖光，花嬪看清楚了來人的樣貌，是身著深色常服的周環。

劉福滿站在他身後，陪著笑誇讚道：「貴妃娘娘這狗養得真壯實啊，威風著呢。」

花嬪往大黃狗頭上拍了一記，「嚇著了劉公公，該打。」她說著，又看向周環，但見他神色有異，遂問道：「皇上也被這畜生嚇到了嗎？」

周環頓了一會，才道：「沒有。」他看著花嬪身邊的大黃狗，表情古怪地道：「妳方才叫牠什麼？」

花嬪心道不好，他該不會是想起什麼了吧？譬如心上人的名字，雖說此絨絨非彼容容，但是讓人聽著，卻也不能不多想。

花嬪連忙解釋道：「絨絨，是絨線的絨。」

周環聽了沒說話，只盯著那狗看了半天，看到大黃狗都不安起來，試圖往花嬪後邊藏，挺大個身板，卻是一副慾樣兒。

周環道：「怎麼叫了這麼個名字？」

花嬪疑心他記起了什麼事情，又不敢肯定，只好斟酌著回道：「這狗是臣妾從前撿回來的，那時候牠還小，瞧著絨絨一團，十分可愛，便起了這個名字。」

周環聽了，忽而問道：「妳的小字叫什麼？」

花嬪一怔，笑著道：「臣妾沒有小字。」

周環若有所思道：「今日朕聽見了兩次這個名字，還以為妳的小字也叫絨絨。」

聞言，花嬪心想，看來太后與他提起了花想容，也不知說了什麼？她一邊思忖，面上卻笑起來，杏核眼微微彎起，「恐怕要叫皇上失望啦，臣妾怎麼會和狗叫一樣的名字呢？」

至於另外一個跟狗叫一樣名字的人，可就不關她的事了。

天子大晚上的過來，總不好讓人站在院子裡吹風，花嬪將他讓入內殿，又命人奉了茶來，這才道：「皇上這麼晚來，可是有什麼事？」

周環反問：「朕沒事就不能過來？」

他的語氣有些不好，像是在生什麼悶氣一般，花嬪有些莫名其妙，但還是附和道：「也

是，整個後宮都是皇上的，你愛去哪就去哪，誰也管不著。」她頓了頓，又說：

「若是皇上今夜在碧梧宮留宿，臣妾就派人去收拾收拾。」

「不必了。」周璟面上沒什麼表情，淡淡道：「朕有些事情想問妳。」

聽他這般語氣，花嬾心中微微一跳，「皇上請說，臣妾知無不言。」

年輕的天子抬眼看過來，一雙桃花目在燭光下顯得既溫潤又透著幾分涼意，他問道：「朕與妳是如何認識的？」

原來是這一椿，花嬾心下一鬆，「這可說來話長了。」

周璟用指節輕輕叩了叩桌沿，「那就長話短說。」

花嬾眼波微轉，眸子在暖黃的光線下顯得粼粼生輝，她生得極美，只這樣一個淺淺抬眸便多了幾分慵懶風情，叫人忍不住凝神注視，捨不得移開目光。

她笑吟吟地道：「臣妾與皇上自小就相識了，那時你常去花府，皇上不記得了嗎？」

周璟自然記得自己常去花府，也記得花府裡所有的人，唯獨不包括花嬾，他緊皺著劍眉，道：「朕不記得妳，妳詳細說說。」

說完這句，他忽然意識到自己有些焦躁，指尖一直不停地輕叩著茶案，就像迫不及待地等著某個答案揭曉，來印證自己心中那反覆糾結的猜測。

周璟強自鎮定下來，鼻端忽然聞到些許冷香，像是雪夜中盛開了一簇寒梅，清幽幽的，冷然中透著熱烈，他怔了怔，這才發現花嬾不知何時已經湊得很近，近到能看清楚她的每一根睫毛，細細的眉，飽滿的菱唇，弧度漂亮的眼尾，眼中粼粼的光，恍若秋水一般。

那冷香絲絲縷縷，像是在侵襲著他的思緒，周璟下意識屏住呼吸，不退不讓。

花嬾微微啟唇，聲音嬌軟地道：「那時皇上說很喜歡臣妾，要和臣妾一輩子在一起，誰知如今皇上卻把臣妾忘了個乾淨，真是叫臣妾好傷心呢。」她垂下眸，遮去了眼中的流光，黯然神傷地道：「喜歡臣妾的時候，說要一輩子待臣妾好，要讓臣妾做皇后；忘記臣妾了就跑來質問，好像臣妾是外人一般。」

說到這裡，花嬾輕歎一口氣，「果然如古人所言，諾不輕信，故人不負我。當初就不該信了皇上，嫁給你做這勞什子的側妃，如今你若是不喜歡臣妾了，就給臣妾寫和離書，讓臣妾走吧。」

美人顰著黛眉，眸子泛著淺淺微紅，神色悵惘，彷彿十分難過，她就像一株纖細脆弱的琉璃花，讓人忍不住想要將其攏入懷中仔細呵護。

周璟心想，她在勾引他。

第三章 丟掉的名字

周璟身為天家子嗣，或多或少也受過一些勾引，他從來不會側目，看著那些女子做出曖昧之舉，他也心如止水，並不覺得有什麼誘人，可花嬾不一樣，她明明沒有做出任何引誘的舉動，眼角眉梢卻都是勾引。

她柔亮的眼波，微顰的黛眉，飽滿的菱唇，若有若無的冷香，無處不是勾引，細細地牽扯著周璟的思緒。

一隻骨節分明的手按在花嬾肩上，微微用力，她便順著那力道往後退開些許。

男人薄唇微抿，眼神透著冷意，「若真如妳所說，朕可曾給過妳什麼信物？」

他說完，大抵是覺得自己的語氣過於生硬了，頓了頓後又緩和了聲音道：「朕不是有意要忘記妳的。」

「信物？」花嬫眼睛一轉，道：「確實有，皇上從前送的，臣妾一直收著呢。」她說著，去了內間，在妝匣裡翻找片刻，拿出一個繡囊來，那繡囊只有半個巴掌大小，上面繡著纏枝蓮紋，大約是因為時間久了，那繡花都有些褪色，變得陳舊，但即便如此，仍舊能看得出當初繡這袋子的人技法高超，十分用心。

看見那繡囊的第一眼，周環的表情就微微變了，「妳怎麼會有這個？」

花嬫訝然道：「是皇上送給臣妾的呀。」

她打開繡囊，從裡面倒出一塊長命鎖來，黃燦燦的，是真金所打造，桃核大小，紋路精緻，是小孩子戴的樣式。

「喏。」花嬫攤開掌心，將長命鎖送到周環面前，細聲道：「皇上瞧瞧，這算不算信物？」

周環伸手去拿，花嬫立即握起手心，順勢將他兩根修長的手指捏住，笑意盈盈，眼波柔亮，「既然皇上送給了臣妾，這就是臣妾的東西了。」

周環抿起唇，道：「朕只是看一看。」

花嬫又笑起來，鬆開了他的手指，任由帝王拿走了那枚長命鎖，藉著燭光細細觀看。

她有些好奇，略略湊近了些問道：「這東西究竟是什麼來歷？」

周環反問：「朕從前沒有告訴過妳？」

花嬫搖搖頭，「皇上只說這是很重要的東西，別的什麼都沒說。」

周環沉默片刻，才道：「這是朕生母留給朕的遺物。」

「喔。」花嬫恍然，「那確實是很重要的東西。」

當初她與周環做交易的時候，向他索要一個信物，以防日後翻臉不認帳，他便把這個長命鎖給了她，如今看來，他倒是沒有敷衍自己。

花嬫轉念一想，信物有個屁用，如今他什麼都不記得了，信不信自己還是兩說呢。

果然，周環也沒說信不信她，但將那長命鎖交還後，態度倒是軟化了不少，「妳說過的這些，朕都不記得了，倘若朕真的與妳說過那些話……」

說到這裡，他頓了頓，花嬫心裡期待地想，他莫不是信了？

緊接著，便聽周環繼續道：「妳不要往心裡去。」

她略微瞪大眼睛，吃驚地看向對方。

周環俊美的臉上浮現幾分罕見的無奈，「朕也不知當初為何會對妳說那些話，甚至還把這長命鎖給了妳，朕心中確實有喜歡的人，但那並不是妳，所以……朕不能讓妳做皇后。」

花嬫的心往下猛然一沉，像是裹著硬邦邦的石塊，她沒想到周環會如此直白地將事情挑明，沉默片刻，她才神色黯然道：「既如此，皇上是承認當初向臣妾撒了謊，要做毀諾之人了嗎？」

周環坦白道：「事已至此，妳既然嫁給朕，朕必然會對妳負責，從前如何，往後就如何，妳的地位不會因為朕失了記憶就有所改變。」

花嬫梗了一瞬，負氣道：「可是臣妾就想做皇后。」

「除了這個。」周環站起身來，低頭望著她，「除了皇后之位，其他都行。」

花嬫氣得磨了磨牙，「那皇上是想把皇后之位留給你的心上人嗎？」見對方沉默不語，她又問：「倘若她已不能嫁給皇上了呢？」

周環怔住，望著花嬫道：「妳這話是何意？」片刻後，他才反應過來，「妳也認為朕喜歡的人是花想容？」

太后果然與他提起了花想容，花嬫心中微沉，眉尖不由微微蹙起。也是，這事兒人盡皆知，到底是瞞不住的，她索性攤開來，冷嘲道：「臣妾哪裡會知道那些事，從前只以為皇上最愛的人是臣妾呢。」

聞言，周環一時無言以對，他也十分摸不著頭腦，倘若自己真對花嬫作出了相許一生的承諾，心裡喜歡的卻又是另一個人，那豈不成了腳踏兩條船的負心人？他對自己的要求一貫極嚴，自少年時候起就打定主意，日後只要自己喜歡的人為妻，不納妾室，不收通房，兩人恩愛直到白首，但是萬萬沒想到，他墜馬後一覺醒來，才發現自己從前是個人渣。

周環心中的落差不可謂不大，甚至有些不能直視花嬫，大抵是因為心有虧欠的緣故，他在這裡有些坐不住，沒一會就起身離去。

花嬫將他送到院門口，忽聽周環呼喚道：「絨絨。」

她下意識就想應答，卻聞一聲響亮的犬吠，瘸了腿的大黃狗箭一般從廊下躡過來，繞在她的腳邊直轉悠，吐著舌頭呼哧呼哧撒歡，雞毛撢子似的大尾巴不住搖動。好險，花嬫心道，差點就在這人面前露餡了，畢竟把自己的名字給了一條狗，於常人看來不算什麼好事，沒失憶之前周環就一直用這事擠對她，時常當著她的面對這狗叫絨絨，如今他總算把這事給忘了，可見失憶也不是沒有好處的。

花嬫暗忖，他最好一輩子也別想起來。

周環伸手摸了摸大黃狗的頭，劉福滿笑咪咪地誇道：「絨絨真是聽皇上的話，每次您要摸牠都乖得很，一叫牠就過來了。」

大黃狗搖了搖尾巴，吐著舌頭呼哧呼哧，沒了之前那股子兇勁兒，看著傻憨憨的，一瘸一拐地轉著圈。

周環問道：「腿怎麼了？」

花嬫看著大黃狗，答道：「小時候調皮，去玩炮仗，把爪子給玩瘸了。」

周環道：「可惜。」

花嬫也附和，「可不是嗎？這麼傻的狗，若不是在宮裡養著，早叫人抓去鐵鍋燉了吃肉了。」

周環離了碧梧宮才想起什麼，問劉福滿道：「宮中不是不許養狗嗎？」

太后最怕狗，曾經被狗驚嚇過，所以從先帝那會兒開始，宮裡就不許養狗了，連狗毛都見不著一根，如今花嬫竟能在碧梧宮裡養狗，還養了不短的時間。

劉福滿忙道：「原是不能養的，但貴妃娘娘當初把狗帶進宮裡來時，是皇上您親口特許的，說是離了碧梧宮，這狗就得用繩牽著，不能驚擾太后娘娘的鳳駕。」

周環怔住，居然是自己答應的，他這麼縱容花嬫嗎？

劉福滿還在絮絮叨叨，「皇上不記得了嗎？您也極喜歡這狗呢，去了碧梧宮總要叫牠，還同牠說話。」

同一隻狗說話？周璟有些想像不出這是自己會做的事情，遂問道：「朕和牠都說些什麼？」

劉福滿絞盡腦汁地回想，「就問絨絨，冷不冷、餓不餓啊，今兒吃得好不好，下人服侍得如何？對了，皇上有時候用膳吃到了什麼合胃口的，也會叫御膳房給碧梧宮送去一份，說要給絨絨吃。」

周璟：「……」

他按了按眉心，都開始有些懷疑，自己心裡頭念念不忘的那個名字，真是一隻狗了。

絨絨一開始是沒有名字的，花嫵在橋洞裡撿到牠的時候，牠還是一隻小狗，兩個巴掌那麼大，眼睛剛剛睜開，是濛濛的藍色，透著一股子清澈天真。

那時花嫵才九歲，剛剛被接回花府，被一群不認識的人們圍著品頭論足，他們用挑剔的目光打量她，竊竊私語。

花嫵年紀雖小，可她是在市井間長大的，頗是敏感，能看出來那些人眼中赤裸裸的不屑和輕蔑。

她本能地不喜歡這裡。

堂上坐著一個頭髮花白的老太太，臉頰上有兩道深深的法令紋，讓她看起來不那麼慈祥，她看著花嫵問：「今年九歲了吧，你娘給你取了什麼名字？」

花嫵警惕地盯著她，答道：「我叫花絨絨。」

娘說生她的那幾日正是冬天，開了窗就看見外面在下雪，潔白的雪花一片片落在窗櫺上，絨絨可愛，便給她起名叫絨絨，希望她日後也像這雪花一樣晶瑩潔白。可惜的是，花絨絨這個名字只陪著花嫵到九歲，她被接回花府以後，就再也沒有人叫她絨絨了，因為花府裡也有一個容容。

直到很多年後，花嫵仍舊記得那些場景——

花想容坐在花太夫人懷裡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淚，委屈地嚶嚶道：「我才是容容，她怎麼配和我叫一樣的名字呢？」

花太夫人哄她，「那就叫她改名，不叫絨絨了。」

花嫵的年紀排行第五，花太夫人也沒費心思，就叫她花五，直到很久以後，花五才改名為花嫵。

花太夫人給她改名的時候，花嫵不同意，覺得自己就叫花絨絨，為什麼要改叫花五？

可她畢竟只是個九歲的孩子，抗爭是毫無用處的，花嫵頂撞了花太夫人，也沒能保住名字，反而換來一頓罰。

深秋時候，冷風瑟瑟，花嫵跪在院子裡，青石磚硬邦邦的，磕得她膝蓋疼，她聽見屋子裡傳來花想容的笑聲，清脆如銀鈴，那麼開懷，那麼得意，像一把鋒利的

剪刀，把她尚且年幼的自尊心剪得七零八落。

花嫵抹了抹眼睛，爬起身跑出花府，可她不認得回家的路，兜兜轉轉，沿著河邊上了橋，銀白色的月光清凌凌的，落在河水裡，波光粼粼，她蹲在橋上大哭了一場，那時候她雖然年紀小，卻是真正想過跳下河去的，最好離這些討厭的人和事遠遠的。

就在她爬上欄杆的時候，忽然聽見橋底下傳來微弱的叫聲，是一隻小狗。

橋下有橋洞，花嫵循著聲音，小心翼翼爬到洞裡，捧起了那隻可憐的小狗，將牠抱在懷中，哽咽著說：「我的名字不給別人，就給你吧，以後你就叫絨絨了。」自打有記憶開始，花嫵就跟著娘親住在京郊的水雲庵，印象中娘親總是憂鬱的，漂亮的容顏上籠著愁色，像是春日裡連綿不斷的陰雨，難得有什麼事能叫她開懷，只有花嫵哄一哄她，或者拿著剛剛學會的大字給她看，她才會笑一笑，眼睛裡像是落進了融融的暖陽。

她生得極美，花嫵此生沒見過比她更好看的人了，她很纖瘦，膚色蒼白，也不愛說話，總是一個人靜靜地坐在窗邊，日光將她的影子拉得長長的，由晨至昏。

花嫵問她在看什麼，她才恍然一般回過神來，輕輕地回說沒什麼。

直到很久以後，花嫵才知道她是在等人，有個人說過會來接她，但直到她死，終究還是沒來。

背著花嫵的時候，她會悄悄地哭，一哭就是好幾個時辰，把衣裳都沾濕了，後來她的眼睛也哭壞了，看什麼都是濛濛的，偶爾看不清花嫵的臉，她便會招手讓花嫵過去，將花嫵抱在懷裡摟著，輕輕晃著。

花嫵嗅到了玉蘭花的香氣，淡淡的，很好聞，那是她最開心的時候。

隨著花嫵漸漸長大，水雲庵就關不住她了，時常會偷跑出去玩，周邊多是農戶，花嫵跟著那些半大的孩子一起瘋玩，到處野，髒兮兮的，要不是她娘親給她紮了雙丫髻，任誰也看不出來這是個丫頭。

花嫵無師自通學會了打架，她下手又狠又快，仗著個子小，靈活得像一尾魚，誰也揪不住她，報復心又重，經常把欺負她的人打得嗷嗷叫，從此見了她就繞路走。她還常拿庵子裡的齋餅收買人心，於是有了大票小跟班，天天跟在屁股後面大王長大王短的，花大王一時間風光無限，無人敢與其爭鋒。

但總有一兩個不服輸的刺頭挑事，又被花嫵打怕了，便以言語攻擊其薄弱之處，罵她是野孩子，有爹生沒爹養，是野雜種。

花嫵登時氣壞了，揪住那孩子兩拳下去，打得人鼻血直流，嗷嗷大哭，她用力地踹了對方一腳，在眾跟班們的喝彩聲中揚長而去。

傍晚的時候，天色擦黑，花嫵一路走回庵子，想起方才被人指著鼻子罵野雜種，滿腔委屈無處發洩，奔進屋子裡，一頭扎進娘親懷中嗚哇哭起來。

那是花嫵此生做過的最後悔的事，她一邊哭，一邊問娘親，「我怎麼沒有爹？」娘親原本驚慌失措的臉一下變得慘白起來，像褪去了光澤的白玉，僵硬而木然，她看著花嫵，濛濛的眸中透著一種她看不懂的東西，彷彿無盡的夜色。

她抱著花嫵哭，從夜裡哭到天色破曉，花嫵睡了一覺醒來，發現她滿面都是濡濕

的淚。

娘親用冰冷的手摸了摸她的臉，將她亂糟糟的雙丫髻解開來，重新梳理整齊，又替她換了一身乾淨的衣裳且洗了臉。

如今回想，種種俱是不祥的預兆，只可惜那時的花嫵不懂，她還為著娘親終於不哭了而鬆一口氣，娘親將她抱在懷裡，道：「絨絨，妳是有爹的，妳爹叫陸青璋，是泓德十八年的探花郎，後來外放出京做官去了。」

花嫵聽了十分高興，她就說嘛，自己不是沒爹的野雜種，只是爹爹在外地當大官，所以才不在娘親身邊。

她伸手撫了撫娘親紅腫的眼睛，道：「娘親睡覺吧，絨絨守著妳。」

娘親又哭了，眼淚像斷了線的珠子從那雙漂亮的眸中滑落，打濕了花嫵的袖口，讓她不知所措。

「乖絨絨，妳比娘親好，往後要記住一句話，諾不輕許，故我不負人，諾不輕信，故人不負我。」

那是她與花嫵說的最後一句話。

她是個軟弱的人，一生只做過兩件勇敢的事，一是在十七歲那年清晨去見了她喜歡的男人一面，二是在她二十六歲這年，用一道白綾結束了自己無望的一生。

她將後事打點得很妥當，留下一筆銀子給水雲庵的老師太，託對方照顧花嫵，老師太是個好人，花嫵母女倆在庵子裡住了這麼多年，她從未多說過半句話，花嫵的娘親去了，她也並不因為花嫵孤身一人而慢待她，反而頗多照顧。

自此以後，花嫵也不往外邊跑了，老老實實待在庵子裡。

後來過了半年，水雲庵隔壁搬來一個戲班子，班主領著一幫小孩兒天天晨起練嗓子，吵得花嫵睡不著，她實在煩了，往隔壁撒了一把香灰，只聽啊喲一聲，香灰迷著人了。

花嫵爬上牆探頭一看，裡邊兒十來雙眼睛正齊刷刷地盯著她，她心裡一怵，腳下打滑，順著牆根兒溜下去，掉進一個姊姊懷裡。

那姊姊有一把好嗓子，又柔又亮，笑咪咪地捏她的臉，「誰家的小孩兒，好漂亮。」

戲班的幾個小孩爭先恐後地道：「是庵子裡的。」

「原來是個小尼姑呀！」

胡說！花嫵瞪他們，「你們才是小尼姑，我有頭髮的！」

那姊姊笑了起來，給她拿了一塊芝麻糖，道：「快回去吧，這地方妳來不得。」

花嫵往矮凳上一坐，老氣橫秋道：「不走，我要看看你們每天在這裡搗什麼鬼，鬧哄哄的，真煩人。」

那姊姊哄她：「不怕家裡人著急嗎？」

花嫵用力嚼著芝麻糖，含糊道：「我家裡就我一個人，不著急。」

她看那些孩子們跟姊姊唱戲練功，吊嗓子，甩水袖，知道了什麼叫花旦，什麼叫小生，還有會唱會打的武生，她看得興起，便從牆上跳下去跟著練，她練得好，就連班主都誇她，誇完了又趕她出去。

倒是臺柱子蓮香兒姊姊替她說話，「絨絨是個沒依沒靠的孩子，學一學也沒什麼

打緊，說不定以後能靠這個討一口飯吃呢。」

班主也憐惜她，遂就此作罷，於是花嫵在戲班子裡一混就是三年，風生水起，偶爾還替班主跑個龍套。

只是在花嫵九歲那年，出了點事兒，叫人販子給抓了。

那時剛剛過了年初三，戲班子很忙，班主恨不得把手下人一個掰成幾個用，跑了東家跑西家，花嫵也跟著到處溜達，如今她年紀漸長，水雲庵的師父們也管不住她了。

街上熱鬧，到處都是人，逢年過節的，正是人販子最猖狂的時候，花嫵給戲班子跑個腿，半道就被人販子截了，兩手一綁，嘴巴一堵就扔進了牛車裡。

車裡頭還有個孩子，也被綁了手腳，花嫵歪歪斜斜地躺著，跟對方大眼瞪小眼，相顧無聲。

牛車行駛了小半個時辰才停下來，花嫵被顛得渾身骨頭都疼了，她掙扎著坐起身時，車簾子就掀開，一雙蒲扇大的手伸進來，一手一個，把她和那孩子拎了出去。她們被關在一間柴房裡，窗戶紙破破爛爛的，門板也缺了一塊，八面漏風，好在光線尚算明亮。

花嫵四下打量，左看右看，目光落在和她一起被綁的小姊姊身上。

對方瞧著年紀比她大些，披頭散髮，應當是個女孩兒，她垂著頭，看不清楚模樣，身上穿了一襲秋藍色的錦衣，脖子上還掛著玉，一看就是富貴人家的孩子。

花嫵被綁了也不怕，她膽子大得很，用肩膀推了推那小姊姊，對方終於抬起頭來，白皙的臉上沾了草灰，青青紫紫，彷彿挨過一頓打，都快看不出本來模樣了。

花嫵對著她唔唔幾聲，那女孩兒不解其意，只疑惑地望著她，花嫵索性站起來，走到她跟前，轉過身背對著她，被綁著的兩隻手靈活地動了動，示意她過來。那女孩尚算機靈，果然湊過來，花嫵給她扯掉了堵嘴的破布，然後蹲在她面前，又唔唔幾聲。

女孩再次湊過來，用牙齒扯掉花嫵嘴裡的布，花嫵立即呸呸兩聲，嫌惡地乾嘔起來，誰知道那破布是幹什麼用的？真髒。

她問那女孩，「我叫花絨絨，妳叫什麼名字？」

女孩猶豫片刻，答道：「阿瑾。」

「哪個瑾？」

「懷瑾握瑜的瑾。」

花嫵想了一陣，撇了撇嘴，道：「不認得，沒學過這個字。」她娘死的時候還沒教她寫這個。

阿瑾也沒指望她認識，一時沒說話，誰知花嫵又問：「這字怎麼寫的？」

對方無語地看著她，花嫵锲而不捨地追問：「怎麼寫？」

阿瑾道：「說了妳也不知道。」

花嫵不樂意了，「放屁，我可聰明了，妳教我，我就一定會寫。」

阿瑾只好道：「我的手被綁著，沒法教妳。」

花嫵道：「這簡單，我給妳把繩子咬斷。」

大約因為她們年紀小，那人販子也沒防著，只用了草繩，花嬪牙口鋒利，沒一會就把繩子咬斷，兩人解了繩索，花嬪又催促阿瑾教她寫字。

阿瑾拗不過她，撿了一根草棍兒在地上劃拉幾筆，寫了個環字，想起來什麼，又給塗掉，重新寫了一個瑾。

花嬪看幾遍，道：「我會了。」她又問：「妳知道花絨絨怎麼寫嗎？」

「知道。」

阿瑾在地上寫了花絨絨三個字，她寫的字很好看，工工整整，一筆一劃，比花嬪的鬼畫符不知強了多少倍。

花嬪自覺比不上，遂撇了撇嘴，她心裡不肯服輸，總想爭贏對方，大眼睛咕嚕一轉，道：「我帶妳逃出去，妳叫我姊姊，不，妳要叫我大王，行不行？」

阿瑾默然地看著她，花嬪催促道：「行不行？」

「行。」

花嬪樂了，牽起她往柴房裡頭走，這地方破爛得很，到處都是蛛網灰塵，摸黑到了最深處，那裡竟然還有一扇門，只是被半拉石磨盤堵住了，花嬪熟門熟路地挪開磨盤，帶著阿瑾大搖大擺地走了出去。

外頭黑漆漆的，夜深人靜，月黑風高，花嬪用力吹了一聲口哨，不知從哪裡傳來一陣兇惡的犬吠，汪汪著朝這邊靠近。

她一個深呼吸，大聲嚷嚷起來，「快來人呀，有人偷小孩啦！」

那人販子實在不走運，臨時落腳的荒屋竟然就在水雲庵的斜對門，這裡可是她花大王的地盤呢！

人還沒來，狗倒先跑來支援了，那是屠戶家的狗，生得威風凜凜，一身橫肉，牠吃過花嬪給的餅，很聽她的話。

人販子被這動靜驚得不輕，嚇得連牛車都沒要，趁着夜色跑沒了影。

花嬪坐在車上直樂，一副山大王的架勢，晃悠著雙腿，居高臨下地對阿瑾命令，「快，叫花大王。」

阿瑾站在車邊看著她，提醒道：「妳的褲子破了個洞。」

花嬪低頭一看，膝蓋的布料果然刮破一個大口子，正往裡頭灌風，她連忙伸手捂住，慌張道：「糟糕，師太婆婆要念叨了。」

她從車上跳下來，跑了幾步，又回頭問阿瑾，「妳怎麼還不回家？」

阿瑾猶豫片刻，道：「天黑了，我不知道怎麼走。」

花嬪想了想，向她招招手，「妳跟我來。」

好像就是在等那一聲招呼似的，阿瑾立即跟上了她，女孩原本梳的雙丫髻已經弄亂了，一小撮頭髮翹起來，在風中晃呀晃呀，像一株不服輸的小草，驕傲又倔強……

花嬪醒來的時候還有些不知今夕何夕，意識朦朧，直到綠珠將床帳挽上玉鉤，晨光落進來，滿室通明，她才恍惚回過神來。

怎麼會忽然夢見那麼久遠的舊事？

花府、娘親、水雲庵、戲班子，還有……阿瑾。

很長一段時間，花嫵都記不得阿瑾的面孔了，但是在夢裡時倒看得很真切，小孩白皙的臉上青青紫紫，唯有一雙眼睛生得漂亮。

花嫵嘀咕道：「可惜是個小騙子，難怪會挨別人的打。」

綠珠聽見了，一邊絞帕子，一邊笑道：「娘娘，誰是小騙子？」

花嫵打了一個小小的呵欠，隨口道：「一個幼時玩伴，騙了我好久。」

綠珠訝道：「竟然敢騙娘娘，您後來去找她了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花嫵接過帕子擦臉，「那時年紀小，不懂怎麼找，後來就把她忘了。」

雖說是忘了，但不知為何，花嫵今天好幾次想起那個阿瑾，莫名其妙地走神，她想來想去，覺得或許是因為昨天見過周環的緣故。

花嫵曾經覺得周環與阿瑾有幾分相似，尤其是那雙很好看的眼睛，簡直一模一樣，所以年少時候，她很討厭周環，再加上周環又與花想容交好，這些因素聚在一起，周環這個人就變得很不討喜。

偏偏花嫵還總是見到他，每次遇見，他都會過來與她說幾句話，她很煩，敷衍不了幾句就跑開，離他遠遠的。

如今想來，花嫵頗為後悔，當時年少不懂事，早知今日，她那時就應當同花想容一樣，跟在周環後邊哥哥長哥哥短，加深一下印象，也不至於現在被人忘個乾淨，到嘴的鴨子都飛了。

用過早膳，便有宮人來稟花嫵，「慶春班的人已經入宮，著人來請示娘娘，那齣戲是上午排還是下午排？」

花嫵想了想，道：「上午排一齣看看。」